

短篇小說

(醉)

長安谷氏巨族也。子弟多發武而不發文。以故馳怒馬試長劍。不一其人。而擗二寸毛錐者則寥寥無幾。一日春雪初晴。會獵於城北山中。聞族畢往。少長咸集。較騎射逐飛走。羣氣發揚。甚自得也。天將薄暮。听得雄兔以百計。倦而思歸。雄潛胆素。亦無戒心。自跨小驥。亦相守焉。諸兄均愛之。携以俱往。至是人騎搶掠。乃獨相失在後。雄潛胆素。亦無戒心。自跨小驥。駒。幸一細犬徐躍於平原枯草間。新月初生。寒煙四野。方覓故道前駒。幸一細犬徐躍於平原枯草間。行。忽一小狐驚竄路左。維藩心甚喜。縱犬逐之。已亦策騎相隨。孤暗中又亡其犬。孤亦不知其安往。不行。縱犬逐之。已亦策騎相隨。孤不勝懊悔。乃緩辔徐馳。更不辨其

何地。約行數里許。馬力亦疲。將客耳。聞人聲即叱問之。維藩下騎與言。答以迷途。願求棲止。衆以

火燭之。笑曰個兒郎纖穢之年歲。

入。少頃復來曰。主翁已起延客矣。

深夜獨行。曾不畏虎狼耶。嘗爲白

主翁。遂止維藩於茅舍。一人奔而

入。少頃復來曰。主翁已起延客矣。

<p